

笑语处处藏机锋

——探析丁西林《酒后》构思的独特性与意义生成

陈纪桦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0)

【摘要】丁西林先生在中国早期的话剧领域开辟了饶有风情的喜剧乐园, 其独幕剧的创作更是瑰宝上的明珠。他善于运用自己独特的喜剧观, 通过精炼的情节安排、巧妙的戏剧结构、机智幽默的语言、别有趣味的人物塑造来表现生活中“几乎无事的喜剧”, 展现特定时期的主体精神和生命意义。本文采用实证研究和文本细读的方式, 以独幕剧《酒后》文本为例, 从戏剧结构和话语模式两个方面来探析文本《酒后》构思的独特性, 分析背后的意义生成, 从而管窥丁西林喜剧特色。

【关键词】独特性; 戏剧结构; 话语模式; 意义生成

中国现代话剧大多是多幕剧, 而丁西林执着于独幕剧创作, 其作品数量便可见一二。“中国现代话剧是以悲剧为主体的, 他是为数不多的喜剧家之一, 在戏剧领域里他又独创了机智与幽默喜剧,”^①他的独幕喜剧颇有丁氏特色的幽默喜剧风格, 为此赢得“独幕剧圣手”^②的美誉。事实上, 丁西林本人既是一个物理学家, 又是一个“业余”话剧家, 双重身份使他的作品呈现出理性审思和文学风雅两种气质的交织, 独幕喜剧的构思也比同时期其他作品更别出心裁, 增添不一样意韵。

改编自凌叔华同名小说的独幕喜剧《酒后》便为范例, 文本描写一位五四时期的新女性, 婚后仍对暗恋多年的客人生出涟漪, 想要趁其醉酒时亲吻他, 最终在客人醒来时烟消云散的事件。未实现的“一吻之恋”显示出当时中国上层知识女性微弱、平和、懦弱的爱情追求, 荒诞的喜剧背后隐藏着不可言说的悲哀。丁西林通过设计精巧的戏剧结构和机智的话语模式, 丰富了《酒后》的意义生成, 令观者在笑中观照自身与社会, 进行思考。

一、精巧的戏剧结构

同时期的独幕剧取材大多带有传奇宏大色彩, 丁西林却另辟蹊径, 在创作中选择淡化重大的历史情节, 对社会议题尽量保持客观中立的立场, 题材大多来自“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因此, 剧作文本的魅力不仅源于一位戏剧家发现生活美的直觉, 还在于确定题材

后建立连贯严谨的戏剧结构, 从而明确戏剧的整体布局, 促进观众更好理解情节和展现故事内涵, 这是尤为重要的。

(一) 回顾式结构

“三一律”是古典主义时期一项颠扑不破的戏剧创作原则, 要求一部剧本只允许写单一的故事情节, 戏剧的行动必须发生在一天之内和一个地点。丁西林《酒后》采取回顾式的结构, 多次运用上下文语言的关联, 剧情从临近高潮的地方开始, 以前的事用回叙的手法融合到剧情发展之中, 符合“三一律”所要求的时间整一、地点整一、情节整一的原则。和而不同的是, 丁西林在恪守三一律的同时也有自己的升华超越, 具体体现在舞台时间与感受时间、广延空间与地域空间、主要情节与次要情节三个方面。

首先是舞台时间与感受时间, 丁西林将舞台时间维持在一个昼夜之内, 却将感受时间远远地延伸出了24小时。不过这些超出的时间不是由剧中的人物在舞台上表演出来, 而是通过人物的口头叙述, 让观众知晓所有故事发生的时间远比舞台中人物所经历的时间要多得多。比如妻子对于客人的暗恋, 绝非是一时一地的事情, 而是经过长期的积淀, 最终宣泄而出。丁西林在恪守“时间整一律”的同时, 也打破时间一致的局限性, 让观众无意识置身于更为广阔的时间维度里, 也保持了戏剧剧情的连贯性。

“地点整一律”其要义是整部戏剧的事件必须发

生在同一地点，丁西林在此基础上增设广延空间与地域空间。具体体现在该幕剧的时代背景是五四时期，妻子无妄的爱恋中反映五四时期女性命运，是“娜拉出走后怎样”问题的进一步深化。丁西林的《酒后》背景是与整个中国社会甚至全世界相联系的，有着极其广阔的地域空间性，这在某种程度上打破“地点整一律”的藩篱。

在戏剧史上，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最早提出行动整一原则。发展到后来，人们就普遍认为全剧只有写一天之内、同一地点发生的一个故事，才能走向行动的整一性。不过众多戏剧家也认为单一行动的戏剧不可能存在，而应有一个主要情节，辅之以一个或几个次要情节。只要做到各个情节互相关联且贯串全剧、每项成分既可信又必要，且次要情节服从主要情节，便符合了行动整一律。纵观整幕剧，分为“一吻之求”和“夫妻矛盾”两个部分，其中“一吻之求”是主要情节，前期的“夫妻矛盾”是次要情节，起铺垫作用。因此，《酒后》并没有死板地恪守“行动整一律”，倒更像是对“行动整一律”的升华。

（二）“二元三人”模式

“平衡——破坏平衡——新的积极性或否定性平衡”是经典的戏剧模式，丁西林打破传统，从高潮或破坏平衡（即冲突）入手，使角色带戏入场，让观众和读者一开始就感受到作者有意为之的兴奋或紧张状态。《酒后》开头丈夫以开玩笑的口吻让妻子去帮酒醉的客人盖被子，从而引发妻子想要吻客人的荒谬想法，之后紧紧围绕这一想法展开夫妻之间的趣事描写。这种由第三者引发矛盾，导致二元对峙格局，呈现“平衡状态被破坏”的初始状态，并在此后汇集全部力量去恢复平衡的叙事模式，被称为“二元三人”模式。该模式进而具体分化出“欺骗模式”和“突转机制”两大表现。

1. 善意的欺骗模式

《酒后》中的夫妻二人守着醉酒的客人，一起谈论关于“生活”“爱”的话题，丈夫意外发现客人正是妻子“理想中的男子”。随后妻子提出“一吻之求”，丈夫起先不同意，后在妻子的“欺骗”下应允，最后是客人酒醒，妻子未能成功，夫妻双方共同欺骗客人。欺骗模式的设置贯穿始终，呼应整体的“二元三人”模式。剧中二人为欺骗者，一人为被骗者。由于被骗

者如果知道真相将会影响欺骗者的生存状态，因此欺骗者始终处于全知视角，欺骗者的语言略带刻意和不自然的特点，围绕着欺骗的目的说“漂亮话”。需注意的是，这里的欺骗模式是善意的，不具有危害性质的，不同于生死别离带给人的震撼感，而是令人在会心一笑中领悟到作者的匠心独运。

2. 巧妙的突转机制

独幕剧的容量小，时间短，强调观众尽快入戏。“起势”一不能太慢，文火慢熬有伤趣味；二不能太快，急转直下则有伤戏韵，甚至会有虎头蛇尾之忧。

丁西林注重在紧凑的情节中运用巧妙的突转机制，从高潮起势，蓄势饱满又蕴藏巧变。例如《酒后》中丈夫指使妻子去盖被子，双方的语言交锋中表现各自心理冲突，令观者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感，冲突的临界点隐隐约约显现出来，之后却通过妻子的话语云淡风轻地转移话题，达到突转的效果。最后更是构建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以实现“双赢”来结束荒诞的“一吻之求”。通过“二元三人”模式中的人物语言和动作来呈现突变机制，整一幕剧的运行节奏俨然是一首音韵婉转的诗歌，起承转合，一变再变，波澜起伏，余韵悠远。

二、机智的话语模式

机智是理性精神的一种表现方式，它指的无非是一种发现和表现矛盾的理性能力。^[1]这里的“矛盾”指在日常生活中不易察觉的矛盾，需要有敏锐的觉察捕捉能力。《酒后》的主人公，都是正面的新派人物，丁西林与他们同处一个阵营里，却能够结合人物自身的性格特点来选择不同的语体风格，并通过人物机智的话语内容中侧面揭露这些人物身上所带有的“瑕疵”。

（一）对话交锋的暗示性

丁西林在喜剧创作中十分重视人物的对话，剧中人物或正面交锋，出口成章，鞭辟入里，或吞吞吐吐，遮掩现实，出现语滞现象。对话经过独具匠心地安排，往往暗藏玄机。首先以《酒后》夫妻二人讨论什么是“爱的幸福”为例来分析：

妻：荫棠，我想世界上什么幸福都是假的幸福，只有爱的幸福，是真的幸福。

夫：啊！这是你最得意的题目。——喔，对不起，讲讲。（坐直）

妻：我想一个人在世界上，要有了爱，方才可以



是生在上，如果没有爱，只可以说是活在世上。^③

丈夫将自我满足感提高到人生哲学的高度，以小家庭的一时一地的快乐，作为人生最大追求。而妻子也谈论自己的爱情观，却转而进入了严肃的关于生与活的话题。丈夫对于妻子的回答的直接反应则是“得意的题目”，其潜台词为：“这个话题你已经讲了无数遍。”略带嘲讽的口吻流露出丈夫对于妻子的幸福观表示不屑。二人答非所问，妻子的语体风格是偏正式的，而丈夫的语体风格则是具有戏谑感的，揭露两个人深层次的矛盾在于价值观的不同。

同样，妻子与丈夫讨论婚姻制度的一段对话也值得关注：

妻：（静默了一会）荫棠，为什么没有人爱他？

夫：因为他结了婚。

妻：喔，结了婚！那算得数吗？他就没有和他的太太同住过。

夫：那不管。中国的女人，只要结婚，不管爱不爱的。这本来也是很对的，因为婚姻是一个社会的制度，社会制度，都是为那一般活在世上的人设的，不是为那少数的生在上的人设的。

妻：这样说，婚姻的制度就应该打破。

夫：那可不要提倡。从前的人，以为结了婚就是

爱，那已经受不了；现在有不少的人，以为不结婚就是爱，那更加受不了。

这段对话中的客人真正展现在观众们面前，变成亲切的芷青。妻子和丈夫的妙言慧语点明芷青的不幸在于没有爱情的婚姻，正是五四时期所追求的时代概念。可以发现，妻子的台词中蕴含的是一个对于婚姻高度理想的五四新青年女子形象，而丈夫始终是一个玩世不恭，看透世事的现实知识分子，他遵循的是“一般活在世上的人”的规矩。除此之外，剧中丈夫和妻子之间还出现一个特殊的语言现象，即语滞现象：

客人：为什么？

夫：为什么？因为……

妻：荫棠！

夫：……因为有一個人……

妻：荫棠！不许说！

夫：（一字一字的）……正……想……要……

妻：（急了，赶紧的走来，掩住他的嘴）不许说！

夫：（将她的手扯开）想要和你……（嘴又掩住了）

妻：不许说！（紧紧的掩住他的嘴不放）说不说？说不说？（他垂了两手，不再挣扎了）^④

语滞现象幽默有趣，看似与机智话语背道而驰。

文本丈夫想道明妻子的心思，却被妻子看似主动进攻的“掩饰”出现语滞现象，吞吞吐吐，最后垂下了双手。其实反映的是作为理想主义者的妻子彻底的失败。

（二）恰当的身体语言

丁西林在处女作《一只马蜂》中就显示出话语的高超水平，运用大量的隐喻、双关等技巧。在《酒后》文本中，更增添人物身体语言的书写，进行补叙和揭示，人物的效用发挥到极致。

例如夫妻双方二人在争论谁让客人喝醉酒的情节中说明客人醉酒缘故，妻子借“心跳”来刻意转移话题，表现出妻子对于暗恋对象的不自在，又或者妻子在丈夫称自己是世间理想的男子后的噗嗤一笑，寻找手帕，表示其对于丈夫言语的否定；以及丈夫介绍自己的理想生活趁机倒在妻子的身上展现二人的婚姻生活并没有完全破裂，只是在婚姻观和生活观上的不同；妻子在决定去吻客人时走了几步又停了下来等动作，再一次揭示妻子内心的纠结以及她作为理想主义者和丈夫现实主义者的不同之处。

丁西林在明快有力的对话中表现喜剧人物持有的观点令读者耳目一新，在恰当的身体语言中让读者恍然大悟，思辨借助文本介入现实，不断引发耐人寻味的思索，凸显其驾驭语言的高妙手腕与精湛才华。

三、意义生成

文学艺术作为一种独特的审美意识形态，总是要以批判或构建的方式参与对这个社会的审思。文化是中国戏剧发展的根本功能和精神内核，丁西林喜剧的艺术贡献有利于其时代的意义生成。

（一）生命意识

《酒后》是时代背景是五四时期，诞生追求个性解放，要求以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的感性生命替代那些压抑人的本性的封建礼教思想时代。整一幕剧，可观照当时人们对于感性的热切，对于生命意识的呼唤。丁西林借以这场“闹剧”形式，展现的是人们对于三从四德的伦理人的批判与对抗。“一吻之求”虽荒谬，妻子失败告终显示出高知识女性在当时力量的薄弱，但作者更多是以人道主义的角度来赞赏这些女子敢于冲破牢笼、独立自主的觉醒生命意识，流淌着生命律动感，表现生命的舒展和主体灵魂的自由。

（二）主体精神

主体精神的张扬与生命意识的觉醒两者有内在的联系，生命意识的觉醒是主体精神的基础，主体精神是后续所迸发出的高度自信和自觉。《酒后》一文中，妻子是一个朝气蓬勃，充满生命美的女性，她幽默机智、超脱可爱、对爱情有自己的信仰和向往，在人生哲学上有自己的另类看法。在丁西林的笔下，类似于妻子这样的女性栩栩如生，立体鲜活，她们一面在挣脱解除封建社会的约束，一面又试图用机智幽默的达观精神去面对这条抗争路上的困难，这也是丁西林剧本的魅力所在。

四、结语

《酒后》这部剧作是丁西林在原有创作基础上的一次大胆尝试，夫妻双方二人的波涛暗涌最后归于平静之中，令人慨叹。作者运用独特的构思，既遵守古典主义法则又不为之所缚，将“近乎无事”的情节以诙谐、机智的语言表现出来，实际上展现的是人生的无奈与人的主体精神绽放。也许，人生本无事，悲与喜皆在智者的会心一笑中。

注释：

- ①钱理群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修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37.
- ②孙庆升编.丁西林研究资料[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6:227.
- ③丁西林著.丁西林剧作全集上[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52-53.
- ④丁西林著.丁西林剧作全集上[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58.

参考文献：

- [1]侯梦汐.丁西林与王尔德喜剧比较论[J].艺苑,2021(02).
- [2]钱理群.丁西林喜剧《酒后》批注[J].名作欣赏,1993(02).
- [3]张玫.从《酒后》管窥丁西林喜剧的特色[J].语文学刊,2008(01).
- [4]陈宇.主体性的建构与异位——对凌叔华《酒后》和丁西林《酒后》的文本细读[J].语文学刊,2010(13).
- [5]张迪.“三一律”本质管窥[J].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2012(04).